

書叢學文界世

謠歌的基布德波

譯平立楊

行印司公版出海上

世界文學叢書

原作名
Poddubki Rhymes
(英文版 Soviet Literature 5, 1951)
著作者
S. Antonov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書名	波德布基的歌謠
著者	S. 安東諾夫
譯者	楊立平
編者	鄭振鐸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迦 陝大樓七〇一室 出版公司
印刷者	陞記印刷所
定價	五八〇〇元

前記

正向着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蘇聯人民，他們現在的幸福生活，便是我們美麗的遠景。這個中篇小說向我們介紹蘇聯集體農場農民生活的一個片段。它用集體農場農民自己所創作的歌謠，和他們日常生活中極平凡的細節，反映出他們的豐富的生活和豐富的感情來；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法西斯匪徒們的切齒痛恨，和對於人民民主國家人民的真誠的熱愛。他們都是一些可愛的真實的人。他們用勤勞的雙手使他們的集體農場更富裕，更美麗。這對於我們新中國的勞動人民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鼓舞力量。

作者塞爾該·安東諾夫是一位青年作家。他從三十歲起就開始寫作生活，先後曾寫出短篇小說『春』，中篇小說『蓮娜』，小說選集『汽車沿着大路走』及『和平的人們』等。其中『汽車沿着大路走』曾獲得一九五一年的斯大林三等獎。

去年夏天，我會經到德區去過，爲一個合併起來的集體農場，作重劃區分土地的佈置。約摸晚上十一點鐘光景，我到了村裏，便去找農場主席。在辦公室裏，我看到除了一個面色紅潤的小夥子以外，什麼人都沒有。他正坐在主席的寫字檯後面寫信。他使勁地抓住鉛筆，連手指頭都變白了。

『你要找誰？』這小夥子抬頭問道。

大概是由於我的回話不夠客氣吧，他把活葉日曆推到一邊，嚴厲地說道：

『把你的委任狀拿來。』

他悶悶不樂地望着我，把墨水池移到一邊，將放在手邊的第一個紙夾翻開來，並且還想去拉開一個抽屜，但這個抽屜却是鎖好了的。我把我的正式證明文件交給他。他把這張證件整個地從頭到尾，連印刷商的名字在內，都唸了一遍，等到沒有什麼

可唸的時候，他把這張紙掉過頭來，好去辨認那個圓圖章。他想了一下，問道：

『那麼，看樣子，你是來把我們的田地和波德布基農場的田地連在一起的囉？』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

『那就是說，你就要推翻我們的輪播制了？』

我回答說，在頭一兩年，輪流播種制是不可避免地要有某種改變。

『這樣多不好。可是你會特別爲飼料的輪流播種作準備麼？』

我說，對於飼料輪流播種的安排，是不可缺少的。

『這就好了。可是你會設計貯水池嗎？』

『會的。你是不是農場管理處的委員？』我反過來問他。

『我們全都是這裏的當家人。』這小夥子推托地說道，『順便說說，你會不會碰巧是我們的鞍匠——伊凡·伊凡諾維奇的一個什麼親戚呢？』

在一塊較大面積的土地上，把田地分爲數段，輪流播種，這樣可使土壤得到調劑，因而增加收穫。

我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順便說說，你倒有同樣的一個名字呢。』小夥子帶點驚訝地說道，『好吧，既然是這樣，我們得給你找個地方住下來。我這裏馬上可以搞完，我親自把你送去。』

『你又坐到這裏來了！』一個抱怨的老喉嚨叫道。

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老婦人，穿着一雙帆布高統靴子，站在門口。

『我馬上就可以搞完，』小夥子再三說道，好像並沒有注意到她，並且急急忙忙把墨水池放回原位。

『我就要給你一頓了，搞完，』老婦人接着說，『我跟你講過多少次，叫你不要碰檯子上的任何東西！』

『好的，達莎嬌嬌，那有什麼呢？我在等候主席。我們得做收穫的佈置——不能再耽擱下去了。』

『收穫……收穫……你爲什麼要把日曆亂翻一陣？又跑來把檯子弄得亂七八糟。』

你等着，我就要告訴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他會給你一頓的……』

『噢，好的，達莎嬌嬌，那有什麼呢？』小夥子窘迫地喃喃說道。他把沒有寫完的信塞在口袋裏，從樓子旁邊站起來，對我說：『來吧，我給你領路。』

『他祇曉得這樣——好的，那有什麼呢？』老婦人還釘住他說：『我就要告訴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我要是不告訴才怪呢。他會好好給你一頓的。看，這是什麼？他一定又拿了紙頭吧，不然……』

我們走到門廊外面來了。

『她真叫人不能再忍了。』小夥子嘆口氣說道，『她是管家的。你可以從這裏望見那棟房子。那是我們給客人住的房子。』

他指着附近一座建築物的黑色外殼，並且帶着我向差不多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們走進一個大門，穿過菜園，走到一條半明不暗的走道上，這是引回到這座房子來的一條走道。雖然下過整天的雨，可是我的嚮導正領着我從乾的地方穿過去。當走到門廊跟前

的時候，他告戒我說：

『把你的腳好好擦擦乾淨。不然，露葩會叫你過不去的。』

由他在草墊子上交換擦着兩腳所花的時間來看，我機靈地猜想到他自己對這位女主人是非常害怕的。

我們走進一條黑暗的過道，然後走入同樣黑暗的一間房裏，小夥子不能確定地問道：

『這裏有人嗎？』

一隻貓在遠遠的屋角裏『喵喵』地叫着。

『沒有人在這裏，』小夥子用放了心的聲調說，『露葩大概又到波德布基去了。』他在黑暗中舉着雙手，去摸索電燈，然後把它轉進燈頭裏面。電燈亮了。

『好了，你請便吧。』小夥子說道，隨後又遲疑不決地說道：『可是在露葩回來之前，你先別躺下來。她自己會把你的床指給你的。』

我的嚮導告別走了。我便彈弄着一個練習本的單頁消磨時間。這本子是我在一張小桌子上發現的。當我正很有興致的一頁頁翻着的時候，我聽見一個聲音說：

『怎麼一回事？到這裏來檢查嗎？』

一個少女站在門口，穿了一件淡顏色的時裝，一雙套鞋，披一塊鄉下用的紗頭巾。她有一張寬大的臉和高聳的顴骨。

我道歉之後，把練習本放回原位。

『機器拖拉機站的機械師到這裏來過嗎？』她指着左邊的一張床問道。

我說，這裏沒有任何人來過。

『那麼，他還留在波德布基，』她微笑着說，『他大概很喜歡我們的歌謠。』

『什麼歌謠？』

『我們的民歌。在波德布基那邊，他們每天都編出些新的民歌。人們從各個村子跑來聽。他們用各種各樣的題材來編歌——包括農場事務和愛情。這個機器拖拉機站的

機械師不過是昨天才到這裏來修理拖拉機的，可是他們已經編了一個關於他的歌謠。你知道，他不是一個快手快腳的人。讓我想想看，這支歌大概是這樣——機器拖拉機站的萬尼亞·伊凡諾夫爬在拖拉機底下弄的一團糟，而萬尼亞不等到收穫季節的時候，怎麼也修不好——差不多是這個樣子，當然原歌比我說的要順口一點。你想吃點什麼呢——炒蛋或是炸排骨？

她走到間壁後面她自己的房裏，換了衣服，便到外面廚房裏去。這時我洗洗乾淨，爐子已經生紅了，炸東西的鍋子正發出『嘶嘶』的聲音。

『你一定等了很久了吧？』露葩說道，『我剛才也在波德布基整整跳了一個鐘頭的波爾加舞。』連肩膀都酸痛了。你要曉得，他們唱的多麼好聽的歌。噢，你聽聽這個波德布基的謠歌。』她微笑着開始唱起來，用她的肩膀合着拍子。

當我的愛人去參加戰爭，

我發誓我會等他，

假如有人想佔他的位置

我發誓我會恨他。

『在這裏也來唱破你的嗓子，』傳來一個表示不滿意的聲音，跟着有一個身材高大，兩手油污的年輕人走進廚房來。在他那件濕的藍工服的一顆鈕釦上，掛着一盞電池燈，在那兒幌來幌去。

『不過我是在歌唱愛情，』露葩狡猾地回答道，『我並沒有唱機械師。』

這個年輕人看都沒看她一眼，動手洗洗身上，把水濺得地板上、牆上都是。

他洗了好半天，而且一直繃着臉悶不作聲。等他揩乾以後，便又到外面廚房裏去，並

且問道：

「那邊是誰編出這些廢話來的？」

「是年輕的波德布基人。」露德回答道，「你要什麼——炒蛋還是排骨？」

「什麼都不要。明天五點鐘叫醒我。」

這小夥子走掉了。這時我感到一種突然發生的欲望：親自到波德布基去，去聽聽波德布基的歌謠，去找到作出這些歌謠的人。

二

我的工作原來是相當複雜的。新納哥里農場和波德布基農場，在它們合併之前，都有分九段田地輪流播種的制度，而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工作，是計劃一種新的共同輪播制，和改編飼料播種的方法。按照收穫量增加的利益來說，不去擾亂現行的輪播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田段統一之後的第一兩年，要保持這種制度是十分困難，而且有的時候是近於不可能的。

這樣，我就必須從早到晚跟當地的農業專家、農場主席和工作隊隊長們談話，而且得經常到田裏去看看。在這種情況下，用不着奇怪，我幾乎把波德布基的歌謠連同它們的作者，統統忘記了。

因為波德布基的養雞場，我的工作特別棘手。這個養雞場是集體農場值得驕傲的地方。這個出色的建築物，有石板蓋的屋頂，有暖氣和電燈，是剛好一年前在新納哥里和波德布基交界的地方建立起來的，按照新的土地計劃，它正處在第七個輪流播種的田段中間，是在完全不合適的位置上。雖然我很爲這個建築物惋惜，可是除了把它移到另一個地方去，是別無他法可想的。我把我的設計交給合併的集體農場主席——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波羅沃依看，他很勉強地同意了。

碰巧有一天，當我和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在一起的時候，他通知我，養雞場已經在動手拆了。我感到很驚奇。新的土地分配計劃還沒有獲得批准，於是我覺得，這位主席是過於性急了一點。

『爲什麼還等下去呢？』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看出我的驚訝，便說道，『無論如何，這件事情得這樣做。愈快愈好。讓我們去看看吧。那裏的小夥子全是真正肯賣力氣的人——他們大概已經把屋椽拆下來了。』

我們走到田裏。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這個臉剝得乾乾淨淨的六十歲老人，帶着一種年輕人的矯健，用脚尖爬上了潮濕的陡坡。我利用他踩出來的腳印做梯級，緊隨着他。最後，養雞場的建築物出現在眼前了。它原封不動地聳立在那裏。一個披着綉花紅頭巾的、圓肩的年輕人，和約摸十二個少女坐在木料上面，裏面有我的女主人露葩。沒有一個人是在工作的。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皺起眉頭來了。

『怎麼一回事？』主席問道，他的視線慢慢地從一個個少女的臉上掃過去。

『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我們爲什麼該把這樣美麗的東西毀掉？』芬妮亞——嚴峻的養雞場經理——用刺耳的聲音說道，『我儘量站在什麼地方呢？』

『在我們把養雞場在新地方裝好之前，我們可以把雞運到穀倉裏去。』

『我不同意這個想法。』賽米揚評論道，『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那邊又低又濕。鷄子會害病的——害鷄癆。』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藍眼睛少女，望着主席，她的眼光好像在說：『噢，牠們當然會害病的。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你怎能這樣呢？』

『牠們不會出毛病的。』主席說，『我們又不是永遠把牠們放在那裏。頂多不過一個星期。』

『何況，那邊還有黃鼠狼的危險。』賽米揚接下去說，『那是一個荒涼孤僻的地點。要是有一隻黃鼠狼偷偷地在這個地方蕩來蕩去，嗽空子，那是無法防禦的。』

這個少女望着主席，而且她的眼睛好像在說：『噢，你看賽米揚是個多麼聰明的傢伙！要是黃鼠狼開始來弄死鷄子，那怎麼辦呢？』

『不用担心。我們可以用鏈子繫一隻狗在那邊。牠會把黃鼠狼嚇跑的。』主席說。『你在這裏，上哪裏去找一隻像這樣的狗呢？』賽米揚問道。

「是呀，是呀，你上哪裏去找一隻狗呢？」這個少女的大而發光的眼睛詢問道。

「要是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可以從俾魯科夫那邊要一隻來。我也看得出，你們並不喜歡這件工作。來，給我一根鐵棍。」

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爬上屋頂，動手去把石板瓦撬起來。

「事情竟弄得這樣糟。」芬妮亞說道，「波德布基人建設出來的東西，新納哥里人却來把它們毀掉。」

「波德布基人和新納哥里人現在全都是一樣的了——是勝利農場的人。」露葩回答道，一面隨着主席爬上屋頂。「娜達莎，快點爬上來！」

藍眼睛少女躊躇着沒有動。露葩粗手粗腳地扳着石板，釘子吱吱叫着攪起來了，好像很痛苦似的，跟着石板便裂成兩塊。

「下來！」芬妮亞喊道，「華西里·斯蒂潘諾維奇，你可以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可是不預備站在旁邊，眼看着我們的產業被毀壞。她曉不曉得，我們多麼困難才弄到這